

宫心计

东方镜 著



冷宫皇后

大婚当日，她披着凤冠霞帔，脚蹬金线玉履，淡笑着看他漠然地向她走来。他的手中，牵着在立后这日一同封纳的新妃——一个他最爱的女人。后妃同纳，这是他给她的一个下马威，也是他对她不屑的证明！他要立的后，本该是别人。却因太后一句懿旨，他立了她为天阙国的皇后。所以，他恨她……

中国社会出版社

国家一级出版社 ★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宫心计

皇后宮

后宫当王后 II

东方镜著

中国社会出版社

国家一级出版社★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宫心计：冷宫皇后. 2 / 东方镜著.
—北京：中国社会出版社，2012.6
ISBN 978-7-5087-4073-7

I. ①宫… II. ①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2）第105585号

书 名：宫心计：冷宫皇后. 2
著 者：东方镜
责任编辑：侯 钰

出版发行：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：100032
通联方法：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33号
编辑部电话：（010）66080360
邮购部：（010）66060275
销售部：（010）66080360 传真：（010）66051713
（010）66051698 传真：（010）66080880
网 址：www.shcbs.com.cn
经 销：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：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开 本：185mm × 260mm 1/16
印 张：17.25
字 数：400千字
版 次：2012年10月第1版
印 次：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定 价：39.00元

目录 / CONTENTS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引 子 美人如歌 | 1 |
| 第一章 一朝相爱能几时 | 3 |
| 第二章 结发恩爱不相疑 | 22 |
| 第三章 满朝风雨阴谋急 | 40 |
| 第四章 相思相爱不相亲 | 57 |
| 第五章 身陷囹圄心亦冷 | 72 |
| 第六章 假胎害落真龙种 | 89 |
| 第七章 善恶到头终有报 | 107 |
| 第八章 前尘尽数付烟云 | 123 |
| 第九章 家国动荡战事紧 | 139 |
| 第十章 十年踪迹十年心 | 156 |
| 第十一章 惊天阴谋牵身世 | 173 |
| 第十二章 奔赴沙场避情殇 | 188 |
| 第十三章 当年已逝爱难再 | 205 |
| 第十四章 息战止戈忘尘世 | 220 |
| 第十五章 风云再起纷乱急 | 235 |
| 第十六章 同根相煎何太急 | 251 |
| 第十七章 鸳鸯交颈羡煞人 | 261 |



宫廷的纷争，亘古不息。

皇权之争、地位之争，江山美人钩心斗角、恩怨情仇明争暗斗……

一朝卷入这方奢华璀璨的宫殿，人的命运，便变得再也不由自己。

云淡风轻如误落凡尘的仙子，云清从未想过去争夺过什么，只是安静地守着自己一方宁静天空，在没有选择的后宫之地，谨慎而平淡地过着与世无争、与人无争的平淡生活。

可是她要的宁静，有人偏不肯给。

妃嫔的心计、宫人的嘲讽、家人的冷漠，无一不是欺凌着她是个失宠的皇后，是个不受宠的宰相之女。

面对这一切，她却始终只是淡笑而过。再多的波折，于她都不过燕翅掠波，涟漪过后，不见半分轻愁。

那个大婚之日便纳娶爱妃的薄情男子，眼看着自己故意冷落的皇后竟会漠视他皇帝的威严，无视他皇帝的优秀，是而三番五次地作难，却终是折腾得自己真心给了这个浩如白云的美丽女子——云清。

爱情的国度里没有先来后到，也没有谁对谁错。

他本无心，却一经动心，便执守一生；他本无情，却一经爱上，便用情至深。

他曾以为自己深爱的女子是那个青梅竹马的娇柔妃子，但云清到来之后，她所有的美与善，都与婉儿的丑与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她的风轻云淡衬托出婉儿的工于心计，她的不争不怨对比出婉儿的利欲熏心；她的一颦一笑都自然而然牵人心肠，却唯独面对他时，冷漠得似结了一层暖不化的摄人寒霜。

水本无忧，因风吹皱。山本无情，因雪白头。

他不懂，她要的爱，他给不了。

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。

他天生帝王，他的爱情终是要分给偌大后宫的三千佳丽，便是一时万千荣宠集一身，终不过是昙花一现，过眼烟云。

纵然在彼此的眼中已经读懂了爱意，他的靠近，她坚持疏离。

都说江山如画，美人如歌。而受伤害的，从来只是心怀天下、与世无争之人。

他非无能，只是在江山与爱人之间，坚守着那片赤诚之心！

她非无情，只是在爱人与国家之间，成全着他的帝王之尊！

宫廷的险恶，爱恨的纠葛，家国的恩怨……当一切阴谋计算都渐渐浮出水面，她与他，是应该放手，还是紧握彼此，永不松手？

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

吉燕来祥抑或是祸水皇后。

这一次的抉择，由她来作！



第一章 一朝相爱能几时

风声在耳边不断呼啸，无数的灯影、花影、廊角飞速地从云清眼前掠过，让她晕头转向得唯有紧紧地抱住身边人的胳膊，才可以抑制呼之欲出的惊叫。

她想，他一定是醉了。

不然为什么有路不好好走，竟然飞檐走壁，让四处巡逻的御林军差点以为宫中闯进了刺客。还三番五次地撞翻一些宫女、太监们手中杯盘之物，引起一片惊慌后，带着云清如风掠过。

“啊，皇，皇上？”龙乾宫中的宫女、太监在看清楚眼前凭空出现的人竟然是皇帝时，不由吓得扑通一跪，却见皇帝衣袍一闪，快速地从众人身边大步越过。

身体重重地被他一把扔到那张雕刻着繁复花纹的紫檀龙床，明黄的帘帐与床被，搭配着深紫色的床木，在云清终于可以视线清晰时，映入眼帘的，便是一片明黄之色。

“啊！”就在她一个警醒想要跳起身之际，那个同样一身明黄锦袍的男子，便如山一般，重重地压上她的身。

轩辕泽俊美喷火的眸子直直地锁着她有些惊慌的脸孔，灼热的气息悉数喷在她的脸上，让她有些害怕地想挣扎，双手却被他死死地抓住：

“你公然丢下我一人离去，就是想去跟逸弟幽会的吗？为什么你对他可以那样好？为什么，你竟然无视我的痛苦，根本不肯给我半点安慰？”

“……”云清怔住，看着他夹杂着痛苦与愤怒的眼睛，她感觉到他疯狂的怒焰，正如同火一般，侵袭着她的身心。

“为什么，你告诉我，你爱上他了，是吗？你以为，我不能给你一个全心全意的爱，以为我是一个无情无义、花心随性的男人，是吗？云儿，你为什么始终不肯接受我，无论我怎样去接近你，去讨好你，甚至愿意为你，不去碰其他女人……可是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接受我？”他低沉而痛苦地怒吼，仿佛一头受伤的困兽，紧紧地压制着她，要她正视着他。

“皇上，你醉了。”心莫名一紧，云清看着他痛苦的神色，听着让她心颤的沉重醉语，不由得深深闭上了眼睛，不肯再去看他。

他为她做的一切，她并不是没有感觉。可他不是别人，他是一个皇帝！

如果真的敞开心扉去面对他，又如何能做到，看着他去宠幸其他女人时不伤心，看着他冷落自己时不难过？

她看着华妃由得宠到失宠，看着许多女子无比期盼与暗藏嫉妒的眼，她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子，真的不想拥有他的这份特殊。

她只想平静地在这个宫中生活下去就好，不要什么荣宠，不要什么名分，只是不想让自己陷入纷争。

她渴望有一个能给自己一生呵护的夫君，渴望那人可以与自己相牵相守一生，无论历经多少风风雨雨，都只爱着自己。

可是她清楚：他，根本不是那个适合的人选。

虽然他是她的夫，可他也是后宫那么多女人的夫。她只是她们中的一个，她不愿意跟其他女人分享他的爱。

可因为她是皇后，是他的女人，她却要逼着自己微笑着接受他所有的女人。

不可专宠，雨露均沾！这其中任何一条，都清清楚楚地告诉她，她不可以独自拥有他的爱！

“我没醉，我不会醉。云儿，你看着我，看着我的眼睛。你告诉我，你的心里，到底有没有我？哪怕一点点，只要你告诉我，让我不再那样痛苦难受。”她闭眸不愿再看自己的样子，让轩辕泽的心点点碎落。

他没有醉，他真的没有醉。

他只是很难过，婉儿为了自己竟然变得让他不敢面对，让他内疚痛苦；他更难过，就算婉儿再度变回那个温婉可人的婉儿，他的心，也无法再像从前那样爱她。

他真的不想做一个让云清讨厌的无情无义之人，可是，在清楚地面对如今的婉儿时，他才明白：自己对婉儿的爱，根本不及对云清这般深刻。

他从没有想要给婉儿一生一世的承诺，从没有为了她愿意不再纳娶其他女人，从没有想过只牵婉儿的手，陪她过一生……

可是如今，他却愿意为了云清做这一切，愿意给她她所想要的一切！愿意这一生，只爱她一人。

“你不肯睁开眼，是因为你不想看到我，是吗？”心，终于在她坚持不肯看自己时，碎成千片。

轩辕泽手一紧，所有的痛化成一种让他失去理智的疯狂，重重地、狠狠地吻上她那双正紧抿着的朱唇。

他要她，他不想再等！就算她的心中没有他，他也要她。

云清，云儿，他要让她真真实实地属于自己，完完全全只属于自己。就算她依然不爱他，就算她永远也不会爱他，他也不会放弃。

他要让她时时刻刻面对着自己，让她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的心，让她就算逃避得了自己的心，也逃不开他的纠缠……

“喔……”唇上猛地一热，一个无比深沉狂热的吻带着浓浓的酒气，让云清骇得猛然睁开眼。

看到的，却是他眸中所带的浓浓情伤。

心一颤，她在他这双摄人的俊眸下，双手不自觉地弯起，整个人也不安地想要挣开他的束缚。

然而，她的唇在他有些疯狂的吮吸下，还是被他霸道地撬开了贝齿，火热的舌紧紧地纠缠住她左右乱躲的丁香小舌，用越来越深入的吻，将云清所有的力量与理智，悉数没入唇齿。

“唔唔……”她的身体不安地扭动起来，这个狂热的吻让她害怕，让她想逃。

“哧。”身上的锦服忽地被撕开，云清吓得心跳一滞，反应过来便更加拼命地扭动身体，却只换来轩辕泽越发狂热的动作，一手用力地将她身上的大红凤袍，狠狠地撕扯下来，丢到了地上……

立时，云清那光洁如玉的香肩便完全呈现在微寒的空气中，吓得她用力一咬，身上那人终于闷哼一声，放开了她的唇。

“啊……”当她终于可以自由呼吸的时候，却突觉颈上一热，轩辕泽那混着酒与血腥的味道，深深地刺激着她那乱跳不已的心脏。

“不，皇上，不要碰我……”她死命地伸手去推他，有些羞怒的声音带着浓浓的暗哑，让轩辕泽身心一紧，果然停下动作，从她的颈间抬起头。

他看到，她涨得通红的脸孔上浮着激情的光泽，虽然她的眼睛喷着愤怒的火焰，可那有些迷蒙的目光，却深深地吸引住了他的视线。

“我为什么不可以碰你？”他紧紧地盯着她那张红彤彤的面颊，但见那双喷着怒焰的美眸那样迷蒙，那张被自己吮吸之后的娇美唇瓣那样的红艳欲滴……

他突然真的有些醉了，醉在她是这样的美好，醉在她让他全身的血液都因她而沸腾，让他只想，完完全全地拥有她。

“你说，我为什么不可以碰你？”他的头更低一寸，那灼热的气息故意喷在她的面上，他的手指缓缓地抚过她那完美诱人的香肩，在她思考着怎么回应他的时候，手，已经沿着她那嫩绿色的肚兜，缓缓地探进……

“啊！”云清全身一僵，再反应过来时，自己那唯一贴身的衣物便被他一把掀起，吓得她忙伸手去挡，却被他一手紧紧地抓住她的双手高举过头顶，另一只手，毫不迟疑地直直握上她丰盈的胸，眼中闪着让她心悸的光芒。

他的手，简直像是火一样烙着她的心口，热烫到让她的呼吸陡然间停止。大脑也忽地空白，除了他有些迷惑的眼睛缓缓地凑近，耳边，便只听到他让她无法回避的轻语：“云儿，我要你！”

唇，再度被他结结实实地封住，她的手依旧被他紧紧地握在手心，她的肌肤蹭着他未曾脱下的衣物，那种薄凉、锦滑的感觉，深深地刺激着她的心房。

这一次，他的吻比先前要温柔几分；这一次，他的眼睛轻轻地闭上，细细品味着她的美，深深地感觉着她的轻颤，让他再也不想停下……

不知道这个吻到底持续了多长时间，云清已经全身酥软，根本没有再动的力气。

轻喘几声，她意外地看到他正在除去他身上的衣物，在她瞪大眼睛有些后知后觉地拉过锦被盖上身体时，她看到他好看的唇角扬起一道炫目的弧线，动作麻利地一一褪下衣物，露出了那让云清脸孔快要红到滴血的健硕身体。

“啊，你你你……”在反应过来自己竟盯着他未曾眨眼之时，云清下意识尖叫一声，死死地闭上眸子。

然而，却紧跟着身体再度一寒，自己那用来挡羞的锦被便被轩辕泽再度扯去。

“啊……不要……”身体一阵轻颤，当那个完全裸露的男子贴上自己的身体时，云清只觉整个世界都在晃动。

那份异样的触感，那种皮肤与皮肤间相摩擦的温热，是那样强烈地提醒着她，自己此刻与他全都一丝不挂。

“啊——”当感觉到他正在移动的手时，她吓得身体一蜷，却被他一手轻轻地带过，紧跟着胸上一热，他的唇便毫不犹豫地吮上了她的胸，让她一声轻吟，方才所有的紧张都变成了克制不住的颤抖。

“不要碰我，不要……”她十分害怕地想逃开这份让她无法名状的颤抖与害怕，她只觉全身都有一团浓浓的烈火，正在不断地侵袭着她的身与心。

她极力地挣扎，想逃开这份不适感！她不要侍寝，她不要真正成为他的女人，她不要……

“皇上，你不可以说话不算话！你答应过我要给我时间，你说下月才要我正式侍寝，你说过的，你怎么可以现在就强迫我？”她的声音由于害怕与激动，渐渐变成了一种柔弱的哭声。

她在挣扎，她在逃避，哪怕可以拖一天，她也不想这样快地与他有所交集。

她以为她可以有转机的，她以为他到时候不一定非要自己来侍寝，她以为，至少到了那天，她应该想通了一切……

可是为什么他连说好的时间都不给她，他为什么可以说话不算话，他是皇帝，他应该金口玉言，他为什么不肯放过她？

感觉到她越来越明显的颤抖，听着她分明带着哭声的请求，轩辕泽也渐渐清醒，动作微微一顿，他抬起头与她的美眸直视，轻道：“好，那你好好看着我！”

云清一怔，有些不明所以地抬眸看他。她看到，他的眼睛，正带着浓浓的深情，那样深邃地注视着自己。

“云儿……”他轻喃，她莫名地心颤。

似乎满意她的这种心悸，他轻轻地笑了，低沉的声音，带上一层诱哄的轻柔：“云儿，你叫我一声泽，我便放手。”

“……”云清呆住，看着他笑得那般的俊美如神，她一时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

“叫我泽，云儿……”他喃喃地轻唤，那一声声轻柔的话语，虽然只有只字片语，却意外地，让云清方才的僵硬与紧张，悉数放松开来。

“乖，只要你肯叫我泽，我今晚便可以不碰你。”他继续笑着，轻扬的眉，幽深的眸，好看的唇角弧线，那样清楚地映在云清的眼中，让她有刹那的恍惚，有些沙哑的声音亦随之喃喃轻语：“泽？”

“云儿……我的云儿……”心突然间溢满了欢喜的泉水，轩辕泽眸中飞快地流动着一份狂喜，那种连云清也有些被感染的喜悦，让她的美眸轻轻跃动。

“唔……”失神间，他头一低，再度深深地吻住了她的唇。

云清只觉身心一颤，他那还残留着浓浓酒香的唇，带着挑逗的舌，无比轻柔地、怜惜地，刹那间侵满了她。

烛光轻摇曳，酒香扑满鼻。

他的这个轻柔到勾魂摄魄的吻，是那样的熏人欲醉，让她大脑轰然空白一片，根本分不清，她是在做什么。

眼中，只有他那双完全映着自己的俊眸深深凝望。下意识地闭上眼，她不敢再看他那双炽

热如火的眸子，浓得几乎要将自己烧灼。

“云儿，我的云儿……”

分不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，心在轻颤，身在沸腾。仿佛，有一种快要将她淹没的潮水，正汨汨地由心口流出。

他的声音伴着低低的轻喘，一遍遍地在耳边轻声呢喃，他的吻流连在她的唇舌间，缓缓地游移至她光洁的脖颈，再到她完美迷人的锁骨，渐渐下滑……

那一波波如潮水般涌来的悸动，深深地激荡着两人的身心，让整个红烛摇曳的紫銮殿内，浓浓地充斥着旖旎风情。

“啊！”比想象中更疼痛的刺感袭上身体，云清不由身体一蜷，有些痛苦地咬住唇，承受着那份她从未体验过的刺痛。

而他亦是身体一顿，感受到她的紧窒与阻碍，他的眼深情地凝望着她，伸出手怜爱地从她的颈后绕过，将她的身体完全地包裹在自己的怀中，再次低下头，深深地将她吻住……

烛花“劈啪”一声爆开，跃动的火花轻轻摇曳，映着帐内的人影低喘浅吟，奏出一曲旖旎欢歌。

僻静的花园深处，一个纤细的身影独自立在花丛之中，周身花影拂动，微风轻轻刮起她的衣角，在花丛中仿佛悄飞的蝙蝠，又仿佛一个暗色的幽灵，悄无声息。

不远处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，女子手心一紧，看着悄声而来的身影，眼中所有的担忧也立时消失。

“小妹！”来人轻声一唤，何若婉那揪紧的手帕也适时地放开，轻轻地迎上，应道：“大哥！”

“嗯，今晚人多眼杂，你出来时可否让人看到？”何修竹看着日渐消瘦的妹妹，有些心疼地摸摸她的头，轻声询问。

微微摇了摇头，何若婉指了指不远处守风的宁儿，道：“大哥放心吧，我出来时没有惊动旁人，此处又极为偏僻，不会有人发现的。”

“那就好！”何修竹点点头，四周看了一眼，这才说道：“今晚皇上和大臣们兴致都很高，我趁四下无人注意才抽空跑出来。小妹，到底有什么事非要亲自见我？让宁儿带话要安全得多！”

“大哥也不喜欢婉儿了吗？”声音一沉，何若婉有些哀怨地看着何修竹。

今天，她拼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搏，费尽心思将皇帝请来，并特意告诉了他自己曾对云清所做的一些伤害，便是确信他不会在她怀着他的孩子时对自己狠心处置。

她知道他喜欢从前那个温婉善良的自己，那她就再度做回那种女人，她相信，以她的聪明才智，一定有机会再度赢回他的青睐。

可是她又很担心，如果自己这一次再失手，那她这一辈子便真的再也无法翻身了。她，也将永远地失去他了。

看着她眼中的黯然，何修竹心一紧，轻叹道：“怎么会呢，大哥永远最喜欢婉儿的。”

眼前的人，是他从小最疼爱的妹妹，也是父母宠爱的掌上明珠。从小，他看着她快快乐乐地长大，她的才貌双全，一直是他的骄傲。

在他的心中，婉儿就是皇后人选！因为她与皇帝青梅竹马，因为皇帝对她宠爱有加。

可是没有想到太后一道懿旨，竟然让那个叫云清的女人成了皇后，而可怜的小妹，却生生成了皇帝的妃子。

这倒罢了，只要皇帝宠爱小妹，那他们何家便一样可以光耀门楣，而作为婉儿唯一的大哥，他也一定可以加官晋爵，终有位极人臣的一天。

可是事与愿违，爹虽高居太傅，却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虚衔。如今自己仅被封做一个护军参领，婉儿又身处险恶，他绝不能坐以待毙。

凭着建功立业来获得功名，真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才有。若不是爹身为太傅，自己这三品的官衔也得来不易，更别谈高官厚禄、荣极一时了。

所以，为了婉儿，为了何家，他一定不能让婉儿有任何的意外。

“大哥，婉儿今天已经向皇上坦白了一切！”何若婉淡淡地说完，便引来何修竹神情一变，正要开口，却被她抬手制止：“不过你放心，我只是简单说了一下之前对那个女人曾做的一些过错，还没有傻到全说出来。”

“那就好！”被她吓了一跳的何修竹这才放下一颗心，压低声音道：“那婉儿你有何打算？皇上态度如何，怪你了吗？”

“生气是免不了的，但是，我要的是让他内疚、痛苦。那个女人，我便是不能抢回皇上的心，我也要她尝尝我如今的滋味！让她，再也不能得意地做着那个风光无限的皇后。”冷哼一声，何若婉的手忍不住抚上那个渐渐隆起的小腹，嘴角扬起阴邪的笑容。

那原本便有些苍白的面容此刻在夜光的映照下，显得更加惨白。

“你是想……”神情一凛，何修竹看着小妹，知道她定是早有了打算，而如今最险也最快捷的，便是之前他们所精心准备的怀孕之计。

“是，我不想再顶着这个有孕在身的名义，让皇上可以名正言顺地拒绝我！这个身孕本就是为逃避景之的死而来，如今那件事情已经过去，我也不需要再继续演下去。大哥，刘全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如今只差一个最佳时机与宫内弄不到的药物，而这些还需要借大哥之便让人带入宫里来。大哥先帮我准备好东西，等时机一到，我便让宁儿与你接应，到时……”

声音一低，何若婉面上挂着的森冷笑意让何修竹心中一惊。

虽然这样的婉儿让他也有些陌生，他却更为了她能有如此的胆识与心计而骄傲。

爹一生平庸，虽称得上是个守信守礼的一品大员，可爹也因为太过迂腐而清廉一生。像爹那种没有野心的男人还可以守住这份平淡，他却不愿意继续这样过一辈子。

“好，婉儿放心，大哥一定全力以赴，绝不会让你失望！”他从小致力武学，并不只是想当一个小小的参领，他想有一天可以手握兵权，可以威风凛凛站在校场之上，被人恭敬地尊称为大将军！

这一切，如果不依靠小妹的得宠，那他便是爬到猴年马月，也顶多爬上个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，离自己的大将军梦想是那样的遥远。

如今，他们只要让那个处处跟婉儿作对的皇后下台，那他的梦想与婉儿的心愿，便可以双双实现。

远处的花枝轻轻地晃动了一下，隐在花丛后的人影静静地屏住呼吸，直到那边两人谈完了话谨慎离去后，一直蹲着的秋月才敢动一动，却发现双腿早已麻木。

稍等了一会儿，她从地上捡起自己方才遗落的银钗，用帕子擦去上面的泥迹，便也匆匆转身离去。

四周，又恢复了静谧一片。仿佛方才这里谁也没有来过一般，风过，花影绰绰。

紫銮殿内红烛一夜燃烧，影影绰绰的锦绡帐内，薄被轻覆，软软地遮着那两个相拥而眠的俊美男女。

紧紧地闭着眼睛，蜷身在他那不让她逃开的臂膀中，云清无法理清方才那是怎样的一番激情，竟然让她，在今夜便真正成了他的女人。

原来所有的恐惧，不过是坚持与放弃的矛盾体；当现实与行动来临时，她才突然明白，放不下的，仅是自己的心。

她一直坚持着不过这一关，心底却又那样清楚，自己根本无法逃过这一关。

所谓逃得开一时逃不过永久，她以为，她可以做到永远地逃避现实，可是她却忘了，若是她能逃，当初何必要入宫？

只是，沦失了身体的坚守，为何她的心，竟是这样沉重？

“云儿……”身后的人并未睡着，她能够感觉到他有力的双臂紧拥着自己，他的身体紧贴着她的后心。她可以感觉到他怦怦有力的心跳正撞击着她，她也可以清楚地听到他浓重的喘息与轻叹。

云儿……

他的声音是那样的轻柔，带着深深的怜爱与小心，似乎她是他心底的珍宝，让他如此温柔地怜爱。可他每唤一声，她的心便揪紧一分。

云儿，她在他的心中，真的会是那样的重要吗？

他对自己，是一时情迷，还是那种深印于心的痴情？他唤自己的这声云儿，又将在他的口中持续多久？

一夜、一天、一月、一年？

呵，真是一个可笑的时间！若没有一生的长久，那短暂的温柔要来又何益？

“云儿，我知道你还没睡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。”看着她无比沉默地蜷缩于自己的怀中，没有伤心的哭泣，没有喜悦的娇柔，只是如同一个孤独的人偶一样，痴痴地蜷在这张留着自己与她爱的印记的龙床之上。

他知道自己太冲动了，在她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时候便强要了她。他知道她的心还没有真正地容下自己，可是他却控制不住地想要她。

他想要她真真实实地属于自己，就像方才那样，完完全全地只属于自己。

可是，此刻的她，再一次地让他失落。

她对自己永远是这样的冷淡，似乎无论自己怎样做，她的心都不会为自己而暖。

他好想她可以温柔而乖巧地睡在自己的怀中，轻轻地唤自己一声泽，对自己柔柔一笑。

可是，这一切，他却只能幻想。她甚至都不愿意再看自己一眼，她就连恨的目光，都不愿意再施舍给他。

“云儿，你恨我吗？”他喃喃轻语，心情黯然。

如果她要恨他，他也认了。

因为她让他几乎疯狂，她总是拒他于千里之外，她的眼里，从来不对自己溢上柔软的光芒。他不后悔自己要了她，就算永远得不到她的心，他也要永远地这样拥她在怀。

如果她不肯给他温暖，那就让他来温暖她，呵护她。

恨？

他的声音让云清微微一怔，随即一种让她都有些吃惊的认知便直接冒出。

她竟然一点没有恨他的意思。

虽然他说话不算数，明明答应只要她唤他一声“泽”，他便会在今晚放过她。结果非但没有，却是更进一步地占有了她。

即使这样，她也一点都不恨他！难道，只因为他是自己名义上的夫君吗？

“不！”由于太久没有开口，云清微微低哑的声音透着无限惶惑，让轩辕泽有些欣喜地听着她竟然愿意开口回应自己，不由手臂微一用力，便将她背对着自己的身体扳转过来。

“啊！”他这个突然的动作让一直平静的云清吓了一跳，而后睁开眼睛看到的，便是他有些欣喜的目光：“那云儿，让我爱你好吗？”

“不！”这一次，她甚至都不去想，就拒绝了他这个荒谬的提议：“你的爱，需要分给许多人，我不想那份额不全的爱。”

她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，告诉着自己，也告诉他：她与他之间，只有皇帝与皇后的身份，没有爱！

“如果我愿意只爱你一人，那你，会接受我吗？”听着她终于肯对自己说了这么多话，虽然她的话让他有些受打击，可是她只要肯给他机会，那就算再难，他也要做到那个让她接受的自己。

“不，你是皇上！”云清的美眸大大地睁着，分毫不为他有些受挫的眼神心软：“皇上不可专宠于谁，皇上不可雨露不均，皇上更不可子嗣单薄。你是皇上，所以你不可以只爱哪一个人！你的爱，永远都是轻薄而短暂的。所以，我不要！”

“你！”心中所有的柔软都被她如此决然的话语打碎，轩辕泽紧握起手，有些气恼地看着她那张倔犟的小脸，心潮起伏。

他想不通，她到底要自己怎样。

“你想要的，不是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吗？为何我愿意做那个一心人，你却不肯给我机会？”他曾在她的随笔手记上看到她题写的几则小诗，发现她向往着“执子之手与子偕老”，也是在她的诗中，他知道了她向往那种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美好爱情。

她是这样一个美好而灵秀的女子，她不知不觉中已经深入了他的心，让他为她痴迷，为她折服。

为了她，他愿意给她全部的爱！他愿意，自己可以成为那个她所向往的唯一。

可是，当他主动提出愿意做她那个唯一的时候，她却如此干脆地拒绝了自己。

为什么？她早已是他的妻子，如今她的身体更是属于自己，为什么她竟然不肯接受他的爱，决绝地拒绝着他去爱她？

“你，怎么会知道？”云清无比震惊地看着近在眼前的那张俊颜，一点点地看着他的星眸中溢出由伤到怒的光芒；心，也莫名地开始轻颤。

乱了，纷乱了。

她以为，他只是随口说说而已！她以为，他根本不懂何谓爱。

可是他怎么会知道自己想要的那种幸福爱情？为什么他竟然开口告诉自己，他要做那个只爱自己的一心人，他要她给他机会？

“你当真以为我只是一个无情的皇帝吗？你难道以为我就没有心吗？”有些痛苦地一把抓住她的手，轩辕泽紧紧地将之按到自己的胸口，深情地盯着她那双有惊有诧的美眸，笑得苦涩：“你摸摸看，我也只是一个人，一个有血有肉也有心的男人！”

“云儿，我不管你是不是因为我是皇帝的身份而拒绝我，我也不管你是不是因为你是皇后所以推开我。不要再跟我说我是皇帝，所以我应该去爱许多的女人。我爱你，我只爱你！”他有些激动地低吼，她的不理解与一次次拒绝，让他心伤，他痛苦：“云儿，不要再拒绝我好不好？让我爱你，让我做那个与你相牵相守一生的男人！让我用我一生的爱来好好爱你！好不好？”

他紧紧地抓住她那柔若无骨的小手，用他有力的心跳，一下又一下地撞击着云清的掌心。

他的眼睛，带着浓浓的情，那样认真，那样坚持，让云清突然垂下眸，用力地想要从他的心口收回手。

“不许逃！”他再一次紧紧地抓住，这一次，他将她的手牢牢地与自己十指相扣，低沉地吼叫。

“我的心给了你，我的身体以后也将会只属于你一人！云儿，不许你逃，就是不许！这一辈子，你都不许逃开我！”他忽然用力地吻住她的唇，不给她开口拒绝的机会，也不让她逃避自己。

突然的霸道与深情的温柔相混一处，清楚地传至云清心底，也让她眼泪忽然间簌簌流下，滚烫的泪水灼伤了眼，也灼伤了她的心。

该坚持吗？他的坚持，还有她的坚持，到底应不应该？

他说得没错，他虽是一个皇帝，却也有血有肉，也有心。

可是她的心为何还是这样的痛，他说他从此只爱自己一人，他说他便是身体也只属于自己一人。可是，就算他做到了，她便真的能接受吗？

“云儿……”看着她悄然滑落的泪水，轩辕泽的心一紧，而后动作放柔，俯身吻上她的脸庞，却止不住她不断滚落的泪。

“云儿，你要我拿你怎么办？”他叹息，方才略显粗重的动作此刻极其轻柔地安抚着她，让云清也是心儿一暖，明显地感觉到他的小心翼翼。

蓦然抬眸，看着他真切怜惜的眼，她忽然心动。

相思一夜情多少，地角天涯未是长。这个坎，她始终要突破。

帝王的情爱注定不会长久，她所能拥有的，只是他短暂的荣宠。可是，至少这一刻的爱是发自他的内心，至少这一夜的情，是他真真实实的投入，是让她无法再逃避的真心。

也罢，她想要的宁静已经在他开口唤自己云儿的那一刻，彻底远去。

既来之则安之。他爱她，哪怕只有一刻，她也曾经拥有过。

至于以后……

反手轻轻地回握住他的手，她在有些愣怔的凝视下，翩然而笑：“换我心，为你心，只愿君

心似我心，不负结发情。”

心的接纳，身的交融，原来他与她，早已牢牢绑在一起……

次日，当云清悠悠醒来时，已是日上三竿。

她眨眨有些迷蒙的眸子，看看四周的床帷，看看头顶精美的雕画，脑海清楚地忆起昨夜自己是在轩辕泽的这张龙床上睡了一夜。

轻轻动了一下，全身的酸痛与酥软无力让她好看的面颊映上一片晕红，不由自主地想起昨夜的自己，让她羞涩。

看看早已空了的床侧，她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。

想起他昨夜对自己那般的索要无度，她便忍不住一阵心悸。不知道他怎么会有那么好的精力，竟然只睡那么一小会儿便又赶去早朝。

她根本不知道，当她因为太累而沉沉睡去后不久，常乐便在殿外暗示皇帝该早朝了。

抱着被子坐起，云清看着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地上，不由揉了揉眼。她记得自己昨夜的衣物已经被他撕破后扔在了地上，难道早已有人进来收拾过？

想着，她的面孔由绯红一下子变成通红，四处看了看，在床侧的衣架上放着一叠干净整洁的新衣，心中不由升起一丝温暖。

当她撩开被子下床穿衣的时候，看着自己身上布满了他昨夜留下的印痕，心儿不由再度一颤，忙飞快地穿上衣服。

“小姐醒了？”就在这时，一个夹着惊喜与激动的声音让云清手一抖，刚刚系上的肚兜险些滑落，让她头也不敢转，只是背着来人迅速地拿起衣物，想要快些穿好。

碧桃却不等她完全穿好衣服，便有些激动地对外面的小桃红大声喊道：“小桃红快进来，小姐醒了！”

云清面色大红，再有动作时，手中的衣物已经被碧桃夺到手中，让她有些羞赧地一抬头，便看到碧桃那欣喜与放心的眼：“常公公果然没有骗我们，皇上昨夜真的临幸了小姐。小姐，你可知道，昨天晚上我跟小桃红都担心死了。想进来看你，偏偏常公公不让，说……”

碧桃说着说着，发现云清已然涨红的一张俏脸，这才知道自己一时嘴快，竟然忽略了小姐难堪的神色。忙俏皮地吐吐舌噤了声，她一把拉起云清，道：“小姐先别急着穿衣回宫，皇上吩咐了，要我们带小姐去龙泉池中沐浴之后，等他回来再走。”

云清心一跳，看着碧桃一脸嬉笑的神色，不由脸更红，几乎羞得快要钻进地缝中去。

龙泉池位于龙乾宫紫銮殿的内宫，从皇帝寝殿之中可直接进入，是皇帝的专用御池。那里除皇帝的近身侍卫与内监外，外人一律不得入内。

御池造型古典而雅致，经过历代帝王精增拙减，池身与池壁都是用一种纯天然的钟乳石凿制，其质冬暖夏凉，其色泽深浅不一。

池子周壁刻饰的花鸟虫鱼栩栩如生，池水引宫外活泉之水，水质清爽温适，常年汨汨流淌，并经由御医加泡一些舒筋活络的良药，可缓解身体的疲累与不适感。

当云清整个人泡进池水时，柔柔软软温适的池水便将她身体包裹，如同母体般柔软，水流轻轻地溢漫着身体的各个穴位，她舒服地轻轻闭上眼，缓缓地倚在身后的壁沿上，享受着这份全身心的放松。

脑海缓缓地回放着进宫以来的点点滴滴，从大婚那日至今，算来已是四月有余。

她从一个一进宫便失宠的皇后，到被打入冷宫失足落水险些丧命，到身中毒针再误服毒药差点身亡，再到如今让众人艳羡的一国之后，其间的心酸与悲苦，她早已习惯和麻木。

从来，她不怕失宠，不介意旁人嘲笑的眼神。

她只想在天命不可违的情况下，找一个让她安生的角落，容她平平静静地生活下去就好。

一直以来，她便努力地做着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女子，不去争宠，不沾俗尘，尽力与那个高高在上的男人保持一定的距离。

可是最后，他还是意外地突破了这种能让自己永远平和的关系。她与他，终成了实实在在的夫妻。

她从没有想过，她会得到那个人的爱与宠幸。她也从没有想过，当与他越来越深入地接触之后，她的心里，竟然不知不觉中融进了他的影子。

逃不掉了吗？那她便不再逃。

不管他的爱可以持续多久，不管他的心能够温暖自己多久，她都会好好地守在他的身边，与他一起面对所有接踵而来的流言蜚语；一起面对，那些会随时而来的暗箭与算计。

等到，等到他不再爱自己的那一天……

心微微揪痛，她的泪水忍不住汹涌流出。

他说，他的身心以后都将只属于自己，她很感动，却更觉悲凉。

如果他真的可以做到，为何非要强调这一点？强调了，只是因为他与她都知道，要做到这一点，真的很难很难。

便是他愿意，那满朝谏言与妃嫔碎语，哪一点不足以压得他与自己都无法透过气来？哪一点，不是考验着这份不该有的爱，这种不现实的情？

当轩辕泽下朝回来时，云清刚刚在碧桃与小桃红的打理下，沐浴出来。

一袭淡净的月白裙衫清爽秀丽，满头乌发有些随意地披散，她的脸上，扬着一丝羞涩与怡然的微笑，清澈迷人的美眸含着浓浓温情，让他的心莫名一动，已经快步跨到她的身前，一把将她纤尘不染的柔美身体紧紧搂入怀中。

“云儿。”他怜爱地拥着她，无视一旁两个早已面色通红的宫女，只想将她深深地揉进自己的胸膛。

一缕来自她身体的芳香悉数涌入他的鼻中，让他幸福地轻拥着她，感受这一刻的宁静与美好。

他，已经等了好久。

他的云儿，终于愿意接受自己了吗？他的爱，终于得到回应了吗？

“皇上……”云清被他那样紧地拥在怀中，周身充斥着他那熟悉的龙涎气息，那让她依恋又心暖的怀抱，虽然很是舒适，此刻却还是让她微微尴尬。

轻唤一声提醒他碧桃与小桃红还在身旁，却只换来他身体的一紧，而后他的一手便从背后移上她的头，俯首毫不犹豫地吻上她的唇……

“唔……”云清脸一红，有些慌乱地想后退，可是他的大掌那样有力，她根本逃不开，反而被他那种深入纠缠的唇舌吻得身体一悸，本就虚软的身体几乎完全被他托在怀中，动弹不得。